第一卷 抗日英雄叶佩高将军

曹英哲 著

抗战期间，叶佩高将军于担任第 11 师第 33 旅少将旅长及第 11 师少将副师长时，亲率所部，参加淞沪战役和武汉会战，先后在“夺罗店”“围彭泽”“攻湖口”“袭占北极峰、牛金山”“防守冷水涧、乌石街”各次激战中，沉着机智，勇猛顽强，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屡摧强敌，战功卓著，深受陈诚、罗卓英、薛岳、黄维的信赖，多次获得国民政府的勋赏。1938 年冬，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曾对叶佩高将军公开表扬，叶佩高随即升任第 11 师中将师长。

叶将军家境清贫，双亲早逝，幼年孤苦，一直在困难中挣扎，养成了含辛茹苦、坚韧不拔的性格，孜孜不倦、刻苦自学的习惯；他秉性淡泊，操守严正，胸襟坦荡，表里如一，刚正不阿，不忮不求，毕生确确实实地“尽心纳忠，不屑毁誉”“埋头实干，不求闻达”，向来不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更不准人替他宣扬，始终抱着“有功不言功，无过亦自省”的态度，尽管他很早就是战功赫赫、受到多次勋奖的陆军中将，却一直不见经传、鲜为人知。在誉满中外的滇西反攻战役中，他指挥第 198 师为攻击军的右翼突击兵团，率先横渡怒江，打破了日军第 56 师团全力经营了两年的高黎贡山防线，连克灰坡、北斋公房、桥头、马面关等处日军据险固守的重要据点，砍断了松山佑三中将赖以负隅顽抗的“左臂”，给予日军第 148 联队和由龙陵方面前来增援的第 113 联队以沉重打击，进而协同友军攻克腾冲，全歼日军第 148 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以下官兵 3 000 余人。叶将军于 9 月 1 日升任第 54 军副军长，曾受到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上将的嘉奖，美国政府还给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军授勋以嘉其功。不过，他并未因此而名噪一时，仍然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士兵化的将军。

在滇西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中国抗战胜利 50 周年行将来临之前，在保山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古城，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意义十分深远，必将获得圆满的效果。我这个亲身参加过滇西反攻战役的老兵，承大会盛情相邀，由台湾来此参与盛会，重温 50 年前的历史和教训，重访昔日战地，凭吊战友英灵，至感荣幸！滇西反攻战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当年战场上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情景和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回首往事，不禁思潮澎湃，百感交集，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名不见传、实为英雄的叶佩高将军。现仅就叶将军的简要生平和我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时的见闻、亲身经历第 198 师在叶将军指挥下反攻滇西的作战概要，简述如后。

一、家世、求学经过及婚姻

(一)苦难的童年

叶将军于 1903 年生于海南岛文昌县铺前镇王高峰村的一个清寒的家庭中，父亲琼基号佩山，是位中医，生用达、凤仪(女)、用道、用迈。

用迈，号佩高，是一个孪生子，小时体弱多病，6 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他大哥用达领养，他大哥学中医，已结婚，大嫂常虐待他，经常要他到外面捡柴，捡不到足够的柴薪，就要遭受拷打，稍有不听话处，就把双手绑在树上用竹板子打屁股，成年后他屁股上的疤痕仍在。大哥大嫂吃完饭，他只有吃他们剩下来的残菜剩饭，并由他洗碗，要是不幸打破了碗，又得遭一顿毒打，因此那时常到他姐凤仪、堂姐凤菊家住，过着飘泊的生活，没有上学的机会，连三字经都没有读到 10 页。

10岁时，其二叔环基，当三桅杆帆船船长，带他上船管账、看东西、跟着飘洋过海。

船先开往越南,刚进大洋,便遭逢台风,船无法回航,只能顺着狂风巨浪飘进，浪来时把船推高如在山顶，浪去时降低如在深谷,全船的人,只有同舟共济,为活命而努力挣扎 当巨浪盖到船上时,迅速排水,大家在不眠不休、饥寒交迫的状况下,支撑了两夜一天多，大副对着他的儿子哭泣，怨他儿子不要跟他死，船长和大副也作了最后弃船逃生的准备，并将船上的食物、补品给船员大家分食，以保持精神和体力。

他那时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恐惧与寒冷，很有精神地在甲板上与上层两小房之间，跳上蹦下，由船尾走到船头又走回来，他是惟一不晕船的人。

全船人精疲力竭地支撑到第二晚深夜，风雨才小了些，第三天清早，有人看到越南隐隐约约露出地平线，渐渐也看到归仁港,大家狂喜乱叫,庆祝重生。

跟着他二叔航海，不到一年又回到了海南岛。

航海归来后，大哥二哥也要为他完成父母的意愿，于是那年便和邻村的刘琼花女士结了婚。

他二哥想尽了办法，为他凑了些钱，与其族叔在铺前市合开一间广生行中药店，以为啖饭之地。他在这个中药店里管账并配药，大约有三年时间。有一次他请二哥买些课本及理化等书籍研读,他总喜欢动手动脚,他照学书本上作试验、引起爆炸,遭到中药店开除的厄运。

(二)不平凡的求学经过

后来，叶佩高终于走上军人之路，成为一位叱咤风云国际闻名的抗日英雄,正如他自己对家人所述：注[1]

“我少年时,对军人的威武,并不怎么羡慕,而对工业制造及理化方面，倒颇有兴趣，但是我的环境限制着我兴趣的发展，我

终于变成了一位军人。”要彻底了解他终于变成一位杰出军人的过程，还得从他受教育的全部过程说起。

他在给他侄儿能端的信上曾说[注2]

> 直到我十三、四岁，二哥在中学名列第一毕业，并结婚后，立即被聘任为我们溪北乡最好的小学教员，次年被选任小学校长，他带我坐在他书桌旁读书，专教我学写信及用算盘，共有近两年左右，我小时候能够认得几个字，还会算简单的账，完全是二哥带我坐在他的书桌一边“耳提面命”的结果。

叶将军可说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总是恭恭敬敬孜孜不倦的不断自修，并且有决心和不幸的命运苦斗，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家里又没钱供他到海口或广州的洋学堂读书，而不得不决心投身军旅，设法函请已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仍在昆明做事的叶用爱（剑雄）族兄代设法。叶用爱不但热情爱才，愿意帮忙，而且写信召他去云南。他自是喜出望外，拿了二哥给他的少许路费,背着小包袱,于 1921 年 12 月 29 日,在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团聚着过新年的时候，独自一人，离家奔向遥不可知的前程。

叶将军本名叶用迈，到了昆明，讲武堂的名额已满，正好有一名姓叶的人名佩高，因故未来报到，乃由他顶替了那个人的名额,故改名为叶佩高。

在云南讲武堂 3 年的训练中，叶佩高将军自述说：[注3]

> 我的操场教练，始终未曾学好，并曾被罚跳了两小时的翻跳,但我对战术及野外演习,倒颇有兴趣。

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叶佩高偕同剑雄回广东，到黄埔军校参

加革命。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失学的痛苦和遗憾，所以不但时时自修苦读，更是不遗余力地寻求受教育的机会。

先在黄埔军校受短期训练，然后在黄埔四期政治科大队当区队长，最后报考该校的高级班军事科，不但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这更鼓励了他勤奋念书的志趣。受训一年，学习如何判断敌情，作战计划等参谋作业的战术修养。毕业后，留在军事科任区队长。

1928年秋，北伐成功，全国统一，陆军大学第九期重新招生，将军不但初试得以录取，而且顺利通过了北平的复试。于当年冬入学。

在陆大读书 3 年,都很用功,他自述说：

> 每一课上完后，同学都借我笔记去抄。（我记笔记很勤,同学都笑我说"：教官哇啦哇啦,叶佩高瓜擦瓜擦",形容我记笔记之快速。)[注4]

因在陆大用功念书，毕业时被邀请偕 30 余位同学到陈诚江西抚河总部干部补习所当队长，训练排连长战术及新式武器（机关枪等),不久升大队长,后调 52 师任团长，继又奉调任总部作战科长。

1934 年陆大特别班黄维将军升任陆军第 11 师师长,报请总部调叶佩高任 11 师少将参谋长。

叶佩高陆大毕业后，几乎长期在 18 军工作,受到陈诚、罗卓英的器重，与黄维的关系更是特别密切，他能在淞沪抗战中有机会施展才能，甚至几经起伏，终又能在高黎贡山、腾冲滇西远征战役中,率领陆军 198 师,立下彪炳战功,都打下了深深的基础：

黄维在《悼念老同学老战友叶佩高先生》一文中,曾说：[注5]

>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总理改组国民党，创办陆军军官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校于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世称黄埔军校。在该校训练革命军事二部，组织革命军队，以发展革命。除训练各期学生外，其中另有一部分已在各讲武堂或各军军官讲习所之类受过军事训练之青年到军校投效者，经考核后吸收到该校成立之各短期的干部训练班，受训毕业后予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籍的待遇。他就是这样很早到黄埔军校所属的部队参加工作。……他考取陆军大学第九期，我也考取了特别班第一期，于一九二八年冬同时入校，接受军事最高学府的深造教育，一九三一年底毕业。他在陆大是孜孜不倦地研习军事课程，成绩优秀的好同学。

我和佩高先生在陆大同学三年，有所切磋，相互了解，彼此相知，建立了深厚友谊。一九三一年底在陆大毕业。我们十几位同学结伴到著名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工作。该军军长为陈诚，罗致人才，重视陆大同学，其中佩高先生是同伴之一。他到 18 军后，即在该军培养干部的“第十八军干部讲习所”任队长及教官经年，著有成绩，并熟识了各级干部和部队情况。……一九三三年夏我由 18 军 11 师旅长升任该师师长，经请准以叶佩高升任该师少将参谋长，从此他和我合作共事，对我匡扶臂助，均历历在目。……一九四〇年秋，日寇侵占越南后在越北集结兵力，有窥伺进犯我云南的模样。第 54 军由广西兼程开进滇越边境布防，准备抗击日军。我调任第 54 军军长，随即请准调叶佩高为第 54 军参谋长。不久，将他调任 198 师师长，整顿该师，蔚为劲旅。

(三)婚姻

一九三四年，请假回家与刘琼花女士离婚。

因当时困紧，竟没想法筹赡养费及干、桢两儿与燕珠女等生活费，每想及此，衷心永觉惭愧。[注6

1936 年与王岵瞻女士在南京结婚，因在南京将官班受训，请班主任黄慕松将军证婚。张兆楷先生在《叶佩高将军与我》悼文中，对此说的更详细热闹而坦率：[注7]

> 当他在 11 师担任师参谋长时，在师部试验自制炸药，闯了大祸，炸药的威力将一幢楼房震倒，一个卫士炸死，自己算是命大，一只耳朵受伤，乃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正好现在的叶夫人王润支女士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工作于协和医院社会部。王女士本来有燕大毕业男友，在美深造，不幸因车祸殒命，而叶将军这时又与已订婚的协和医院护士长陈女士遭到解除婚约的痛苦。两人在协和医院相遇，都在极度的悲伤中，同病相怜而相爱，于民国 25 年 4 月在南京中央大饭店结婚，由黄慕松将军福证。正好这时政府短期召训部队将领，同学同事齐集南京，冠盖云集，陈诚、罗卓英、黄维均送厚礼，当时诚为美谈。要不是试爆炸药受伤住院，男友车祸殒命，他们那里有缘会结合呢？

叶将军续娶王岵瞻（润支）女士，育有三男二女：能尧（祖尧）、能舜（湘涛）、蕾蕾、露露、能禹（祖禹）均已在美修得博士学位，成家立业、各有成就。

二、抗日战争中的业绩简述

(一)淞沪战役及其他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渐强，时谋向外扩张，而以我国为侵略目标；1894 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后，迫我签订《马关条

约》,强割台、澎,自此,日本军阀侵华之野心,便有增无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诱胁袁世凯承认灭亡我国之《二十一条》。

1927年(民国十六年),田中义一更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奏折,其后日本侵华行动更日趋积极。

"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件",继而蹈我榆关、侵占热河、终于挑起长城战役,更在所谓"何梅协定"之下,企图华北五省特殊化,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阴谋。

"七七"卢沟桥事件,终于逼我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地步,而不得不掀起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圣战。

抗战初起,日本挟其绝对优势的陆、海、空兵力,扬言 3 个月灭亡中国,但"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民不仅硬拼了 3 个月,打破了倭寇速战速决的迷梦,也奠定了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和基础。

叶将军当时是陆军第 11 师 33 旅旅长,师长是彭善将军,第 33 旅辖两个团,一个是 65 团,团长是朱鼎卿上校,一个是 66 团,团长是胡琏将军(少将团长),这一支嫡系劲旅,是随同陈诚所部急急增援上海的。

11 师在罗店附近,自 8 月 17 日至 10 月 30 日,与日寇苦战血斗地纠缠了 73 天之久。

黄维在《悼念老同学老战友叶佩高先生》一文中,曾有如下记述:

> 在沪西罗店方面,顽强阻击日军,争夺这个小镇据点,三进三出,寸土不让,血战七昼夜,并在这里与日寇相持匝月,大挫日寇凶锋。当时我奉召由德国回国,赶到上海接任 18 军 67 师师长,与 11 师并肩战斗,均战绩卓著。18 军在

沪苦战三月，坚持到最后淞沪撤退，转战皖南，与日军相持。撤出上海后，我升任第 18 军军长，至是 11 师又在我的指挥之下,进入江西,在瑞昌方面,参加武汉外围作战,武汉沦陷后，进入持久抗战阶段。在这一时期，佩高先生以战功由 11 师旅长升任该师副师长，不久升任 11 师师长。注[8]

陶达纲将军,在《叶佩高将军与八年抗战》一文中,检讨 11 师所以能在淞沪打了 70 多天,而很多其他部队,只能与日寇交战一天,甚或三个小时,便伤亡累累,不得不撤退下去的原因说：

第一：是归功于战前之干部训练。第二：是 11 师、旅、团、营长，经常在第一线领导作战，鼓舞士气。

33 旅 66 团之伤亡、有营长 7 人：王仲彬(亡)、张凤翼(亡)、何友珍(伤)、罗贤达(伤)、贺隆德(伤)、唐靖澜(伤)、陶达纲（伤）。此外有新到差不过三天之任团附（伤亡）和团长曹金轮（伤）。曹团长是胡琏团长之继任。[注 9]

73 天的苦战中,仅 3 个营之 66 团,便伤亡中级军官 9 人之多,牺牲之惨烈、战斗之凶险,可以想见,这血肉长城,正是抗战八年，终获最后胜利的最大保证。

叶将军的么儿叶祖禹在《叶佩高将军纪念集》中,也曾以“挖掘深固的战壕、工事，并以夜间为战斗时间。同时阻塞河流，引导河水泛滥，使敌方坦克不能发挥威力”以解释 11 师在罗店方面,与日寇周旋 73 天之久，才奉命撤退的缘故。

淞沪会战,自 8 月 13 日开始,迄 10 月 26 日,阵地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转移，深得国际舆论佳评：

(1)伦敦 28 日海通电 此间各报,本日对上海前线华军于猛烈抗战之后，始按照计划，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业经布

置妥当之新防线，一致表示钦佩。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华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需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使一般不能保持一周之阵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影响云。

(2)伦敦 28 日路透电：……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则土地纵有所得，亦无大关系……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之基础矣。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虽华军大部系现犹训练未充足，武器未齐备，并因无力量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外人所认为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注[10]]

淞沪会战，概略可归属于阵地战之类型，国军几乎均以装备陋劣之陆军,以血肉之躯,在上海一隅与倭寇之陆、海、空军,血战长达 3 月之久,终以敌于同年 11 月 5 日晨，在舰数十艘及飞机轰炸掩护下，敌第 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辖第 6、第 18、第 114 师及第 9 旅团）由杭州湾北岸之全公亭、金山嘴等地同时登陆，我淞沪阵地感受侧面重大威胁，11 月 8 日夜不得不下令行全线撤退。[注[11]]

上海会战后,11 师撤退到安徽徽州附近整顿补充训练，然后进入江西,先后在彭泽、瑞昌方面“参加武汉外围作战,围彭泽、攻湖口、血战瑞(昌)武(宁)路以东地区岷山大屋、方家大坳,并在南昌战役中驰援得力的史事”[注[12]] 叶将军均有杰出的表现,战绩辉煌。

(二)高黎贡山、腾冲战役(参阅附图 17、18、19)

1. 均衡战力

陆军第 198 师乃湖南保安队改编而成，其组成士兵官员虽多湘西慈利、大庸一带彪悍的农民，然以成军不久，纳入 54 军。与嫡系劲旅 14 师、50 师并列,总有点格格不入。1940 年黄维将军自军校教育处长，调长 54 军之后,为平衡战力,提高 198 师声誉、信心与战力，遂在军参谋长叶将军之协助策划下，以 14 师、50 师各抽调一个建制团纳入 198 师建制,而将 198 师两个建制团分别纳入 14 师与 50 师建制中，团长以下人员马匹车辆一切装备均不得异动。

调整后的所谓 592 团,原是 14 师 42 团,14 师原为 18 军的基干部队，历史久，战力强，该团在龙天武团长领导下，团结巩固,士气高昂,是最优秀的一个团,龙团长调升后,遗缺由作战训练均有杰出表现的陶达纲上校调任。593 团由 50 师的雷镇波团调来改称，雷团长离职后，廖定藩升任。594 团未动,仍由覃子斌任团长。如此调整之后,3 个师之战力概略平衡了，人事上也易于融洽,便于交流,达到和衷共济,协同作战,指挥运用自如的地步。惟 198 师内 3 个团,不论平时训练,战时作战,难免各有代表原属部队的心态，竞争格外激烈。滇南守备训练如此，滇西远征作战,能获得大捷,亦复如此,除叶将军卓越的指挥、统御有方外，自与此调配也有莫大关联。

2. 大军之部署概要(参阅附图 17、18)

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将军)指挥 20 集团军(总司令 霍揆彰),20 集团军指挥 53 军(军长 周福成下辖 116 师、130 师)54 军(军长 方天,原辖之 14 师、50 师于战前 4 月间均奉调空运印度，军为充实该两师战斗力，曾将军直属部队大部予以拨补)下辖 198 师、36 师(师长 李志鹏,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归军直辖指挥),预备第 2 师(师长 陬葆裕,于 5 月 26 日后归军指挥,10 月下旬,归还原第 6 军建制) 并配属重迫击炮第 2 团(两营)、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军山炮营（欠一连）为右集团。任攻击军，攻略目标是怒江以西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及腾冲方面之敌。以 11 集团军(总司令 宋希濂将军)任牵制军,在左翼方面。

右翼攻击军，强渡怒江成功，攻击高黎贡山各据点之同时，任牵制任务第 11 集团军,亦乘势于 5 月 22 日以后全面开始进攻，以收协同一致之效。

攻击军,先以 54 军，为渡江攻击部队53军为第二线。

54 军即以 198 师为右第一线，从栗柴坝渡、猛古渡同时渡江攻击当面岩头、蛮云街、灰坡、冷水沟、辟菜地、北斋公房、朝阳地、马面关之敌。以 36 师为左第一线,从双虹桥渡江,攻击当面唐习山、大塘子、南斋公房一带之敌。两师之战斗地境线为西牙街、冷水垭至桥头之线,线上属左第一线师。

3.灰坡、北斋公房之攻略(参阅附图 18)

198 师之作战部署 以 594 团为右第一线团，从栗柴坝渡江,攻击苦竹林、岩头、辟菜地、朝阳地之敌,到达线为龙川江边。592 团为师之左第一线团，从猛古渡渡江攻击小横沟、蛮云街、灰坡、冷水沟、北斋公房、马面关之敌,攻击到达线为龙川江边。593 团为师预备队，渡江后位于西牙街附近待命。

很显然,198 师作战之初,即以 592 团担任主攻,不幸 5 月 12 日初次攻击灰坡，第一线之一、三两营，即因官兵伤亡过众，日军乘机逆袭而不支后退，所幸团长正在第一线之后，部队退到比灵轻机关枪连所布阵地，便稳住了阵脚。

5月 15 日,592 团配属 593 团第 1 营(营长 李春廷)再兴攻势,结果伤亡 250 余人,其中第 3 营营长姚立功、副营长郭砚田均阵亡,副团长陈志杰,第 1 营营长宋逢桥负伤，但宋员未下火线，连长伤亡四五员之多，部队垮了下来，甚至有的快溃退到江边了。

那时，师指挥所已渡过怒江，设在濒江边的江西山巅上，我正忙着指挥什么，突然听见一位陆大毕业的副师长，急促地高声

叱叫:“卫士 卫士!……捆行李……捆行李!”我不由得愣在当地，心想这么危急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慌慌张张的大呼小叫，扰乱军心……[注13] 我转过身来，叶将军却是从从容容，和颜悦色地手指着告诉我:“快带一排人,到下面去看看。”

我疾如烈火般的，带了一排人，不顾三七二十一，就沿着面向敌方的山径抄近冲了下去，所幸日军未敢施大规模逆袭，我们一口气便冲到乱糟糟的人群中，宋营长面色凝重惶惑地向我轻摇了摇手，陶团长也在不远处，只见他唇焦口哑地在那里还用手指着机关枪在这里就射击位置，八二迫击炮在那里占领阵地……惊吓傻呆了的官兵，突然想起身上还有家伙，在被迫跳下怒江淹死之前，还可以和敌人拼个输赢，就这样各级干部在作战经验丰富，从容沉着的陶团长指挥之下，恢复了镇静和理智，再度站稳阵脚。我也在夕阳洒满山林的傍晚，回到了师指挥所。

592 团两次攻击未能奏功，伤亡官兵已达 300余人之多，叶将军也许是在激将,也许是真心诚意的,想要 592 团暂时休息整补。

陶达纲将军著《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在第 3 次攻击灰坡一节中，对于这一关键性的发展，有较详细的描述。

> 同时，师长叶佩高将军，用仁慈的面容，和蔼的口吻对本人说：正平兄（本人的号），你这次攻击灰坡，虽未完全达成任务，但是日寇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是不成问题的，同时贵团已尽到应有的努力，可以把部队带到后方整补休息,重加编组待命。[注14.

陶团长是位誓死达成任务的抗日英雄，其好胜自负的坚毅个性,以及其在淞沪、赣北的光荣战绩,若不是马革裹尸,这口气说什么也咽不下去，所以他必然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向师长要求说:“攻击灰坡是本团的责任,第 3 次攻不下灰坡，便是本人成仁

的所在,„[注15]

叶将军和陶团长曾共事多年，他们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有多深,是别人永难测度的。

力攻不成，只有智取了。正面攻击无功，试试颠倒正面奇袭如何？

山地作战，地形复杂，除必须发扬独立作战之精神外，空间回旋的余地很大，高黎贡山虽然蛮荒瘴疠，形势逼人，但挡不住士气如虹的 198师,更压不倒一心报国、视死如归的叶将军和陶团长,最后终于决定,全团左旋,绕到敌人阵地——灰坡的右后方。而原 592 团的正面,交由 593 团第一营接替,以拘束牵制敌人。

592 团第一、三营及直属部队，用绳索把机关枪的枪鞍、枪身,三脚架,八二及六〇迫击炮筒、炮盘,与应携带的枪支弹药,背在背上,伙食担子,卫生队的药箱子,亦尽可能用背的方法，各部队经过半天的时间，一切前进方法都准备好了之后,本人即率同团本部人员、直属部队、一、三两营官兵，奋勇的爬岩越岭，攀援茅草或树枝，向灰坡的右后方前进，当晚即与第二营会合了，第二天(5月 17 日)一清早便率同一、二、三营营长,到达第二营的第一线,紧靠日军的碉堡及有掩盖的散兵坑,详细侦察敌情、地形,有一险要处,是第二营第四连的阵地，那是日寇的咽喉所在，连长邹国良行伍出身，他所布置的阵地，绵密周到，正好扼住日寇的咽喉，日寇几次逆袭，都被打退，日寇两具尸体，还躺在邹连阵地前,不到 10 公尺。侦察地形以后，时已至中午，师部电话……将山炮一连及重迫击炮营都归本团指挥。[注16]

5月 18 日上午 8 时正,重迫击炮、山炮、八二迫击炮,开始 20分钟的轰击，然后各种火炮延伸射程，各营即开始向日寇阵

地猛冲,杀声、枪声、手榴弹声,铺天盖地,不绝于耳,日寇不支,开始溃退了,我八二迫击炮、60 炮,一齐参加火力追击,紧跟着日寇退却方面响起来,第 1、3 营也已勇敢的冲入日寇主要据点灰坡,把剩下的鬼子,完全歼灭。并立即实施战场外追击。

这一场血战,我伤亡官兵 67 人,勇敢善战的第 2 营营长潘鑫负伤。战利品甚多,有山炮(2 门)、速射炮(4 门)、轻重机关枪(5 挺)、步、马枪(50 余枝),军刀、手枪等物,还有日寇的军马 54 匹。

第 2 营在驱逐了北风坡日寇的警戒部队后,追击队一路未遭遇抵抗,顺利地占领了北风坡高地,即行布防,准备攻击冷水沟、北斋公房的日寇。

灰坡到北风坡,大约 15 公里左右,便这样一口气冲了上去。

592 团两次正面攻击,均遭顿挫。幸及时改变战术,实施正面牵制拘束,主力迂回到敌阵地右后侧,行颠倒正面的侧击包围,不但一举攻占了一夫当关、万人难敌的灰坡,而且顺利追击占领了北风坡,歼灭敌人大部。然而究竟击毙了多少敌人,迄今依然是个谜。

我曾于攻占灰坡阵地之后,随同师长前往督导察看,由于前前后后数次争夺,敌我死尸杂陈,怕有数百具之多,且腐尸气味,阵阵冲鼻,白色的尸蛆,甚至从绑腿缝里、眼眶里、口腔里、鼻子里,钻进钻出,爬满了脸部及全身,真是惨不忍睹。

死尸中,自然也有刚才拼斗战死的,横躺竖卧,龇牙咧嘴。最令人难忘的是 593 团第一营副营长张子明上尉,叉蹲在散兵坑口,久不梳理的长发直挺挺的竖立起来,把布帽都高高顶起,胡乱斜挂着的图囊,大概被人扯来翻去的,散乱的纸片,撒了一地。还有个日本鬼子的尸体,蹲立在散兵壕里,张大的嘴巴里塞了颗子弹,真不知道是那位逗趣的中国兵干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中日的精英,为了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了葬身异域荒山野林的无名英雄。无论如何,敌人仅有的炮火,已为我所夺,

198 师正面的敌军战力，已经大大减弱。北斋公房的攻陷，只是时间问题了。

4. 桥头恶战（参阅附图 18）

灰坡的攻占，正是叶将军脑力激荡的牛刀小试，也许在他的脑子里，老早就已经萌生了另一个战场的影子。我们师指挥所于 5 月 12 日移向怒江对岸那晚，突然在河滩的一个帐篷里，师长和师部里的少数重要干部，正和刚从山那边桥头方面归来的预 2 师谍报队队长在秘谈，我端着冲锋枪，坐在帐篷外虽然不知道所谈内容，但河面的冷风，天上闪烁的星星，却告诉我夜已深沉破晓。

关于运用 593 团（欠第 1 营）于桥头方面，另辟战场，截断敌人后方交通补给线，所引发的一场恶战，且抄录姚家增上校[注17]所写《抗战与我》一文中的片段如后：

> 我在永平时，得知通过陆大 20 期的考试，限期赴渝，只因廖团长在有意之中说道：“军人的事业和荣誉都在战场”。因为当时副团长[注18]赴后方接领新兵，他希望我留在身边，故意拿这句话刺激我。我从无作战经历，天天喊反攻，如此一走了之，岂非临阵脱逃？因此，我放弃了升学的机会，部队也继续西进保山。

这段轻描淡写的开头语，看来和桥头之役，似无关联，实则这正是 198 师敢于深入敌后，到山的那一边，企图一鼓作气，把敌寇全部包围歼灭的基础；事实也完全证明了，198 师在叶将军领导之下，确是支‘打不破、摔不烂’的钢铁队伍；‘走到那里、打到那里’永远胜利在握的常胜军；因为这正代表着全师每一位官兵要在战场上和倭寇拼个死活的热切的愿望和高涨的士气。须知就一个军官而言，进陆军大学，就等于鱼跃龙门，和科举时代中了状元进士一般，无尽的荣耀正在等待，快乐的学校生活，和

战场上挨饥受冻，时时和死神搏斗，何止天渊之别。然而 198 师的姚家增，却选择了要和死神搏斗。

54 军是一支军校学生组成，经过严格训练，战力坚强的部队。官兵佩带着黄底红色岳武穆字体，“还我河山”臂章，行军作战，换佩白底蓝字‘爱民敢战’标志，军容豪壮，士气高昂。

一九四四年四月，部队开进怒江东岸，完成渡河攻击准备；怒江河身突出海面近千米，两岸山岭，高出河身二千米，悬崖千尺，水势湍急，师之王力于 5 月 11 日趁夜渡江，因仰攻灰坡、北斋公房正面之敌受阻，当时 593 团担任师预备队，廖团长受命率二、三两个营为特遣支队，轻装另辟翻山小径，奇袭敌后补给点——桥头与马面关，占领而破坏之。

高黎贡山，地势险峻，大约相当于台湾省的面积，[注19]山峰起伏，全是一片原始森林，丛叶密布，蔽日遮天，渡江后，有土著（盐贩）向导，我们在积雪落叶的污泥上摸索前进，土著称起伏的山峰为 巅巅。他又说 翻过五个巅巅，就是山的那一边。

廖团长是一位有胆识、有抱负的指挥官，他带头，他要我跟着他，趁黑夜推进到山的那一边，当我们走完一整夜，发觉还是在第二个巅巅盘旋，他毫不迟疑，一意为达成任务，奋勇直前，我们一身除武器弹药便是挂在肩上的一袋五日份熟炒米，敌后禁火，就地取积雪干咽炒米作为餐饮，冻毙倒地者，时有所见，我们作了急而又强的行军，直到第四天，(注 5 月 13 日奉令出发，15 日越高黎贡山实施警戒侦察，16 日黎明 3 时开始攻击，总计共四天而非行军所需时间)，终于到达了山的那一边，部队先作侦察，利用夜暗接近敌人，并用奇袭手段，选择拂晓行动，以一个营夺取桥头敌之粮秣被服仓库。另一营袭击马面关，截获敌之骡马输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